

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(下)

◆ 陆其国

在延安“交际处”

1944年初,林迈可携妻带女回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,根据地电台工作效率已大有提高。此时林迈可突然有了强烈地想去延安的想法,因为在他看来,如果“想在同英、美驻重庆的机构建立联系上有新的进展,在延安将比在晋察冀有更多的机会实现我的想法”。这就有了三个多月后林迈可的延安之行。

此次深入军分区,令林迈可惊喜的是,不仅见到聂荣臻将军,而且受到聂将军赏识,希望他留下来,任通讯部技术顾问。林迈可欣然答应,而且立刻投入工作。当时林迈可夫妇住在吊儿村,这个村坐落在一个自滹沱河向北延伸的峡谷旁,聂将军的司令部离村约有四五里,通讯部设在距吊儿村约一里的一个偏僻山村。林迈可这时的工作就是给八路军通讯技术人员讲授无线电知识。为了与冀热辽地区的电台联系,需要一台灵敏度和选择性较好的收报机,林迈可还带领学员们自己装超外差式接收机。除了安装,还有改装,以使频率稳定性更强。电台对于根据地的重要性,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。举例说吧,1943年2月,林迈可为正向河北中部深入的吕正操将军的部队安装电台设备,当时需要林迈可搞出既可用手摇发电机,又可用电池供电的发报机。林迈可指出,发报机很耗电,而电池既缺又贵。这时他就听到这样的回答:“我们有时指挥一个设在驻有日军警备队的村子里的团部,条件不允许在街上听到手摇发电机的声音,如果村里任何一个人不喜欢共产党,他们就可能给日军一个暗示,使这个团指挥所受到毁灭性打击。”知道了事情原委以后,林迈可就因地制宜,解决发电机问题。

这时候林迈可的妻子效黎则在通讯部教授英语,以让收发报员利用英语传输信息。因为用数字密码传输不仅效率低,而且容易失误。林迈可说他后来在延安曾听到在新华社发生这样一件事,毛泽东在一个讲话中用了“取信于民”四个

字,晋东南接收电文时,把这四个字的16个数码弄错,译成南辕北辙的“由雾出宝”。偏偏地方报纸编辑缺乏质疑精神,强作解人,居然还洋洋洒洒写了一篇社论来解释“由雾出宝”的所谓深刻含意。以至于刊登这篇社论的报纸传到延安后,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所以利用英语传输信息,也是林迈可认为根据地工作效率高的一个方面。

晋察冀边区曾遭到日军大举进攻,根据地部队闻讯就掩护乡亲们迅速撤进深山,以避敌锋芒。根据地在情报工作上的成效还是显著的,林迈可曾回忆道:“每天下午黄昏时分,参谋长就会收到有关所有日军动向的报告。日军兵力的增减和给养运输情况,都会由在日军要塞附近耕作的农民报告给邻近的部队,进而通过电话或电报报告给上级司令部。结果是日本人的偷袭从来不能得逞,除非是小规模的。日本人若要大举进犯,他们就需要调集部队,集取给养,这就使我们至少能提前一周知道其意图,进而可以隐蔽给养和准备转移。”

这时候林迈可夫妇迎来了他们婚后第一个孩子的出生。是个可爱的女儿。在敌后艰苦环境中,他们一家受到了很好的照顾。其间林迈可还走访了其他军分区,为他们修理一些损坏的旧通讯器械。在此过程中,他发现各部门都积攒有不少元件,比如非常紧缺的电子管。为此林迈可提议,将所有元器件集中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,这样他可以组织技术人员多组装出几台收发报机。聂荣臻将军接受了这一提议,并专门下达了一道命令。

一段陡坡,很快就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住处。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女士……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夫妇背后,圆圆的脸,一对犀利的眼睛,还有那一头浓浓的黑发,和我们在前方常看见的画像很相象,使我们有些一见如故的感觉。他亲切地和我们紧紧地握手,对我们来延安的长途跋涉表示亲切的慰问,并特别问到了小爱丽佳的健康。”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需要效黎翻译,林迈可才能听明白。毛泽东这天显然兴致很高,问林迈可来中国后此前住在哪里,做什么。然后对林迈可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表示欢迎。

不久,朱德签署任命林迈可为第十八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通讯顾问。这张任命书被林迈可终生收藏。林迈可在这里指导改造出一台六百瓦发报机,他说如果再建立一根高灵敏度的定向天线,就足可向美国发报。这台发报机成功投入使用后,林迈可即被调到博古任社长的新华社英语部做顾问,那里更需要他。那里办公地也是在延安窑洞,有两间德国造旧打字机。那里每天上午就能看到延安报纸,然后决定将哪些内容翻译成英文,译稿出来,林迈可作编辑处理,然后在下午四时前由通讯兵送达通讯部。而此时每当有从晋察冀经延安到西安的外国人离开,林迈可便请他们带上他在这里写下的见闻文章,请他们发送合适的报社,渐渐地,外界知晓了中国有个敌后抗日根据地,直至1941年,延安迎来中外记者团,从而使中共根据地的孤立状态终于被打破。在中外记者团到来前,林迈可忙得可谓

不亦乐乎,他凭借以前在英国使馆任新闻参赞时积累的经验,告诉大家如何向各国记者提供资料;会客室则挂出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戎装肖像,中外记者团领队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谢保槐,他们在延安停留了两周,延安方面则毫无保留地予以配合,满足记者们的采访要求。

仅仅过去几个月,延安又将迎来美军观察团的到访。准备工作最忙的当然是交际处。此时林迈可被紧急召到王家坪,和朱德、叶剑英讨论如何筹划迎接美军观察团。7月25日美军观察团乘飞机抵达延安,中共高层领导接机,热烈欢迎美军观察团的到来。当晚安排欢迎会及晚宴、舞会。林迈可写道:“舞会到深夜才散,那些美国人看来也极轻松,事后他们告诉我们,经过第一天的亲身体验,他们来此以前的种种疑虑已完全烟消云散。”

这时候林迈可迎来了他和效黎的第二个孩子的出生。随后便迎来了日本投降这一天!之后由于中国发生内战,林迈可表示,“我们因为带着两个孩子,又不想卷入长期的中国内战,遂想离开中国。我觉得,不论在哪里,我作为一个外国人,都绝不会和我所敬爱的中国人民为敌。”

1945年,林迈可携全家回到英国,结束了这次令他终身难忘的中国之行。多年后,他将这次中国之行所拍摄的照片,经过整理,于1987年出版了一本以照片为主、题为《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》的影集,从而为世人留下了一份视野独特的珍贵影像档案。(摘自《档案春秋》2017年第3期)

玄机无界



达世新

22.滑翔伞

忻飞想,今天是什么日子啊?从昨夜遭窃和今天下午在未来飞行器会上的失魂落魄,到现在成了中外公司都看好的“宝贝”,他仿佛从冰窖一下子到了三伏天,而且又与面前这个漂亮妹子结识,他脑中掠过一句成语:喜从天降。但他不知道,梦韵与他的不期而遇其实是林总布置的“钓鱼”任务。说你把他拉过来,你们年龄相仿,可能更容易谈得拢。

两小时后,当忻飞走进碧海酒店时,房间里没人,便给达哥发了条短信。不一会儿,钟波达来了,告诉他正在和他的电视台同事在剪片子,为的是要发回上海及时播出。让他洗个澡,明天可以睡个懒觉。又指了指桌上他买的芒果:“多吃几个!”忻飞告诉他,明天可不能睡懒觉,因为他得去横琴岛参加一个航空活动。哦,钟波达一听:“明天我和尤子奇要去参加珠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‘航展记者看珠海’活动,地点也包括横琴岛。”这时,忻飞的手机响了,是大师的,他没接。

黎明时分,忻飞便醒了,他轻手轻脚地洗漱后便出了门。珠海的早晨真是好看,空气清爽,海面上呈现出多条色彩变幻的光带。忻飞漫步情侣路到了渔女塑像前等着,不多会儿,梦韵驾着一辆敞篷轿车过来了,这令他在这女孩又有新的看不懂了:“这车是你的?”“我哪有那么多钱?这车是我租来的!上车吧,别磨磨蹭蹭的!”

车子载着他俩迎着海风向西拐去。车上这两个年轻人很快聊开了,他自小就向往天空,长辈都是开飞机或造飞机的,但她对天空的亲密度并不逊色于他,她的表姐曾是海军陆战队的霸王花,上天入海皆行,后来转业到地方开了家航空俱乐部,手把手地教她学会了滑翔伞的运动技艺。

说话间,车子过了桥,上了横琴岛,对面就是澳门。不多会儿,天上就出现了五颜六色的滑翔伞。车停了,问了租伞的价钱,人家说带你上去。梦韵一笑,没说话,从轿车的后备

车厢里取出一个伞包。她扬脸招呼道:“忻飞,来,我带你飞!”这话引来了周围的好奇和好笑,这丫头还真能带小伙飞?!

梦韵走到他身边:“你起忻飞这个名字就得飞!连滑翔伞都不敢飞?怕摔死?”要强的忻飞硬着头皮坐到了操纵手前面的座垫上,但心儿抑不住地突突直跳。梦韵试了试风叫道:“听我的口令,向前跑!”梦韵拉着伞绳和忻飞在山坡上迅跑,很快他们的伞便飞入了透明的空气中,先是在海岸上穿梭,忻飞由担惊受怕变成了开心兴奋。低头看着海边的风力发电塔缩成了小孩手中的玩具风车。眼看就要着陆了,梦韵又把伞绳拉了起来,忻飞感到自己变成了鸟儿,他情不自禁地迎风嚷道:“梦韵,这才叫飞行!比坐民航飞机自由多了!”很快他在无动力飞行中悟到了一个重要启示,他的无人机能否也能够充分汲取和转化空中的能量啊?!

岛上有不少人在注视他们这些蓝天舞者。这时,“航展记者看珠海”记者团的大巴也已驶入横琴岛,在一处停下了。他们注意到在天上有几个滑翔伞在飞。在蓝色的海空和绿色的山峦之间,那飘逸的彩伞特别好看。

带着高倍军用望远镜的尤子奇好奇地举起来,这一看大感意外,忙招呼钟波达:“你快来看,天上飞的是谁?就是最靠山坡的那个紫色的伞!”钟波达接过望远镜:“……哎,好像是忻飞和梦韵?”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又细看,“啊,没错,真是他们俩!怎么会走到一起,而且还在滑翔伞上?!”“这世界真是太奇妙了!”尤子奇拿出望远镜。

重新观察的尤子奇从望远镜中陡然发现了大师!他就在数百米外的大石头后面也仰望着那顶紫伞。尤子奇忙把望远镜塞给达哥,并指指大师那监视的位置。钟波达很快看到了:“哦,这家伙的搜索与定位能力真是超强啊!居然又盯上了忻飞!得设法引开他!”

记者大巴在情侣路上一路向北。好些记者在翻看手机,钟波达把自己的手机放到尤子奇面前,屏幕上有照片。“你能看出道道吗?”尤子奇翻看了几张,上面的人物都是忻飞,只是背景不同。钟波达继续说道:“这是我在忻飞宿舍的床上拍下的,像是在德国游历。我很担心他考察德军以往的秘密研究时,会不会遭遇某些人的注意?”

2.穿越到1976年

“我们管这个叫超VR技术,简单地说,就是借助时空的多维性,通过虚拟场景入口,实现时光旅行。这是一种浸入式实景体验,与VR的虚拟性有着本质区别。”大鹏侃侃而谈。

与20年前相比,大鹏明显胖了。眼前的他西装革履,风度翩翩,这种气质既像科学家,又像企业家。他的脸很白,皮肤很嫩,不像我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“码字民工”。不过,他戴着金丝眼镜的鼻梁上,那一道划痕,显然让他的形象打了几分折扣。

“这个头盔和普通的VR眼镜有什么不同?这是相对论的实践应用吗?如果真的能够实现时光旅行,那么重返刑侦现场,再现公共安全事件就将成为可能了?这个技术成熟吗,可以试一试吗?”苗苗语气中充满兴奋,眼睛里也是。“老李,你那篇历年大事件回顾不是还没写完吗?你来试试!”我觉得她很危险。“这个不是头盔,这是宇航帽。”

大鹏抬了一下手,把耷拉下来的金丝眼镜往鼻梁上推。他十分自信地说,“VR眼镜是视觉体验,未来不排除还会有脑体验、人体全息体验技术,但这些都是虚拟的,我们研究的是真实场景,还原现场,探索未来,进而改变和创造历史。总之,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新,未来应用领域极其广泛,但目前技术尚不成熟,产品也未定型,另外还存在一些科学伦理需要突破。”

“简直不敢相信!”苗苗的嘴巴张得很大,表情很夸张。“梦想和现实之间,有时候只需要一点勇气。我想,就算爱因斯坦戴上这个,相信他也会很满意。”大鹏微微一笑,眼睛里闪过一道光。“王博士,能否问一个私人问题,一个与采访无关的问题?您鼻梁上那道划痕是怎么来的?”苗苗好奇地问。

他们两个聊得投机,我觉得既像正经的采访,又像调情的前奏,而我则成了一个多余的人,似乎没什么事。勇气,只需要一点勇气?我把目光转向那个宇航帽,那顶让我后悔莫及的帽子。眼前的一切,都是那么陌生,又似乎有点熟悉。

着马桶和痰盂,陆续从弄堂里钻出来,往路边的公共厕所去了。

弄堂里是成片的砖瓦堂建筑,青砖砌就的墙面上到处坑坑洼洼,红色的木头门窗油漆已经斑驳脱落,空中黑色的电线密密麻麻。不知谁家的收音机正开着,耳边传来早间广播新闻,“全国各地纷纷派出救援队伍,赶赴震区,参加救援,帮助唐山人民重建家园……”

啊!这就是所谓的穿越吗,我不是在做梦吧?现在竟然是1976年,不会有错,那一年夏天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.8级强烈地震。这一年我才四岁,还在念幼儿园小班。我得回家看看。眼前是滨海无疑,的确是我生活的城市,但一切都和我印象里的完全不同。

天空湛蓝,整个城市却是灰色的,到处都是低矮而破旧的房子,一眼望去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。青漾江上大船很少,只看到几艘渡轮在两岸间来来往往,江面上水泥船、带帆的木船却有不少,小漾河倒是十分清澈,也闻不到什么臭味。

马路上车辆很少,只看到几辆绿色的吉普车、解放牌大卡车、灰色的公交车,偶尔有一辆小汽车驶过,看外形不是上海牌就是红旗车。我靠,全是老掉牙的型号,屁股后头还冒着浓浓的黑烟。

不能再东张西望了,我要赶紧回家,顺便翻翻路旁的垃圾箱,无论如何得先填饱肚子。家在哪里?印象有些模糊了,虽然从小到大都住在青漾区,但记得中学以后我家就搬到望漾桥那边的北塘河路了,之前一直住在中山路附近。那一带是滨海最繁华的商业区,中山路是一条百年商业街,九十年代还专门辟成了步行街,不过那时候我家早已搬走了。

小时候父母带着我和姐姐,一家四口窝在一间大屋子里,楼上楼下,左边右边都是邻居,门口就是弄堂。对了,是典型的砖瓦堂老房子,一种滨海特有的中西结合风格的近代民居。

眼前似乎到处都是这种房子,成片成片的,样子都差不多,找起来恐怕要费点工夫了。烈日当头,太阳底下火辣辣的,耳边都是知了的鸣叫声,听着就觉得心烦。

现场



周 叙